

卷一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起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



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

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弃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

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兵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

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在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

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
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
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
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
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
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
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
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提與楹
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
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
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
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
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
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
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測然悔也此非必
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
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

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
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
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刃楯相交勝負之
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
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
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
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難得也捐
其妻子奔其身以臨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
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
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
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
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
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
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
而聽其以深人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
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

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心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契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勇者不

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未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
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
二晉是也石馬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
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
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執勢
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
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

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
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
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
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
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
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
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
供供者有倦而來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
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
而要以必至於戰敵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

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
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
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
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
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
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
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
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
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
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

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
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
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
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
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
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
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
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
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
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

推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遂探其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推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推在中國欲推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推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

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豈為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虜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五岳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

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
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
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
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
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以高祖之
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
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
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

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
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嘗用兵之
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
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
執而不可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狄皆爲中
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
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
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一四故先論
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魯魚魯戰則天下莫不
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

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言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密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逼而大國當法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土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其其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相

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易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飯夫小民終莫能

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天小民雖有桀
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
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
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
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使之
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巴令河
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
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
五出十一而出十二而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
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
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
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
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
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
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
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
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
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
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
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
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
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
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
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
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
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

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天冬謂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
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正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
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
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比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
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
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
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
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
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
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與齊晉

爭強於此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
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
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
氏羌之類紛紛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
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傳皆以絕異之姿驅
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平然終於覆亡
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
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
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卒

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
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
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
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 朝廷之儀百官之
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
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
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
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禱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
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
置規畫比日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

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
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
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
亦足惜矣臣觀其 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
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
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
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
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
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

往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
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
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
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
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
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
穴嚙窶窶也彼潛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
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
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

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 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_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_者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

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

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

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使其所有俵俵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揣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正以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恍然知其富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此儻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蓬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謙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

衰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
禮之所以爲強人而推之也

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
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坐其踞箕踞不如偃什偃什
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
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
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
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
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而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
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

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弗貴而隱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肯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
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端而
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
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
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
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尔而與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由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
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

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之謂失其本心。且為之
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必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聖
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
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
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
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而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
道之不為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

不得也。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
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
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
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丹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
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
咎皇天。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
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

是有小人之中庸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所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則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汙世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

矣必口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之以已矣則是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以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借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定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

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
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
陽以以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
救其厄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
命也命也定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
誅之誅之則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
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人之瘦必生於頸而附於
咽是是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
是以是以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機由此之故也自相

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
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
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
無事然賈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
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韜國元振
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
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
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
也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列衣四出而繼之
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

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
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實爲訓淮然則忠臣義
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實實正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
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
然也古之爲兵者圍而不攻窮寇勿迫誠恐其知

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
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
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
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
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
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之爲主主未
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
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
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
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
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為之先故君
子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
故其交易間甘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
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

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
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
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
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
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
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
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
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人聖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噐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徭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遂其口腹耳目之欲噐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及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

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面翔容與而不可以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粢豆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大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失其禮者

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而因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糾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

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賦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

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謀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聖君雖不肖而

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
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
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
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
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要天子惠帝爲
臣絳灌之徒園視而起如意安得而去月之執與其全
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
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
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其
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

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
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
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
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
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
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置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用人情而深識天
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
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夫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天下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魏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

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李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

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
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
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
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乃
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
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
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
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
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

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
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
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太
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
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

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賈夫賤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

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鄉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志則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與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不有。走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怪。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可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任於天下也彼其不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
心而一旦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
習故端端焉懼不免於天下焉希闕之行則天下
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
可考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其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
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
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
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
不可以已耶若言周公位冢宰正百王群叔流言又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
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
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呼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
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
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以喻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
聖人焉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
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
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辯以不德

惟陳勝吳廣乃曰嗚呼嗚呼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合員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崇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自是武王不教一日妄僭于其
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躋厥生是亦追稱而已公天史記曰姬平采芑歸乎
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
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
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仲監商管蔡

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子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
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
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管
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
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
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
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
幸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間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天度三百六十一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

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
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
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日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
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
五十十取三爲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
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列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
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
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教
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
三代其後諸君有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必取天

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
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
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
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
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
其一高于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其各局
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
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豈日讀左氏春秋以爲立明
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
之鄭而魚麗鷩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

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
法不少既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
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
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
壘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
蔽接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
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
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二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
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
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
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
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
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
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
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
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
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
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

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實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

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今之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

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執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執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

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

推愈

重將帥之

重則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

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患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樂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

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濼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

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殲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置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懼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

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以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嘗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焉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

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為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以義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

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也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子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而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
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
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
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王於詩與春
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
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
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
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味也而難見勤
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佻樂無所不

三要在於不失正馬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
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
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
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
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
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
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
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
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
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

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可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天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公大范彘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卓不惑而能有

所必爲者也觀曰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言以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使將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矣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肯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事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則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

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望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且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處心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無小國且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廷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
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
賢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天子之所悅顏淵
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曰
賢哉

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
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
是故其言曰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帝可喜之論要在
於不可易也昔者帝怪李斯也苛獨說而焚滅其書大
變古先聖一士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說
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
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諫敢為高論而不
顧者也其言曰愚人之所以被罵小人之所喜也子思
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之所謂
天下之人也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

性惡桀紂也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必也剛復
不遜而自可太過彼李斯者又恃其者耳今夫少人之為
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
先王之法以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是桀紂倫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猶能奮
而不顧林况夫子之六經身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
公之井田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試天下之
賢人自見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
特以快其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
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
異也而天下
以求異為

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亦嘗
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

論非論

聖人之所出也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
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
禦寇之徒而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
紛紜顛倒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
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
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

意固亦無帶心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
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
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
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在周之使然何者仁義
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
出於君臣上下相忘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忘則
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
其中今老聃在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
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忘不
忘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

是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
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
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人夫不忠不
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
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
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曰易其言雖
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人今其視天下戰然若不足
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秦實殺少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深嚴少恩皆原於道德
之意嘗讀而畏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在老之後

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者著
其弊六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
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
所挾持者有甚大而其志其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地上
之老人也其事其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此豈聖賢相與警戒
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也

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
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資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
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
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
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也其
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攝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
此地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以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
妾於是若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
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真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
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交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
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
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
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高祖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
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

和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
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
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子房與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誼生王者之佐而
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道也則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
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也以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遂過得君如漢

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克舜之心不可以有所為
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
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
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至子去齊三宿
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
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聽以孟子曰方今
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好
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
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
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爾上而授之文帝其

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
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吾生洛陽之少
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弃其舊而謀其利亦已難矣為
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
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取天下而唯吾
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錫之間而遽為
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蹇然
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不絕是亦不善
處窮者也夫謀之不一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
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出俗之累是故
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士以今稱符堅得
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山丘而與之謀彼
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試愚深悲而見生之志故備
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不
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誼者亦慎其所
發哉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東坡應詔集卷第十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
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有
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
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勉難
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
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

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指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忠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夫子固已難之矣而重出廷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必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學者博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

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擇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直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以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入之去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
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
樂天下之彥聖不思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
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
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持衡御中之君
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女奴臣小人有以乘
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祿祿生之功
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
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其無他技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子思子以爲善而董仲
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
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
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
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
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
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
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
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

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極小者
為掬榘之不可以為極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
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
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
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論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
雜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然莫能通
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
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
性也入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

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
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
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
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
之所能之而在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
為哉雖然揚榘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
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
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
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
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

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不
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且足以有善惡之辨而
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
俞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
區區乎以石稷之岐嶽文王之不勤督繇管蔡之迹
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
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
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
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
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同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同之所以守守
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笑
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
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
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
耳夫天下庶隅節既小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
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
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同為之用矣且夫殺

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忘臣義士樂爲
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
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
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夫曹劉之不敵
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
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
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
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已難矣曹
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
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

行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英
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
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
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一
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藉也
孔明旣不能全其信義以
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
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
其屢戰而屢敗或故夫敵
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
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
行之爲失幾此仁人君子
之大患也古溫以爲孔明
抗拒靈之後不可疆民以
思漢欲其播也古天下之
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
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
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
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爭
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誅
動

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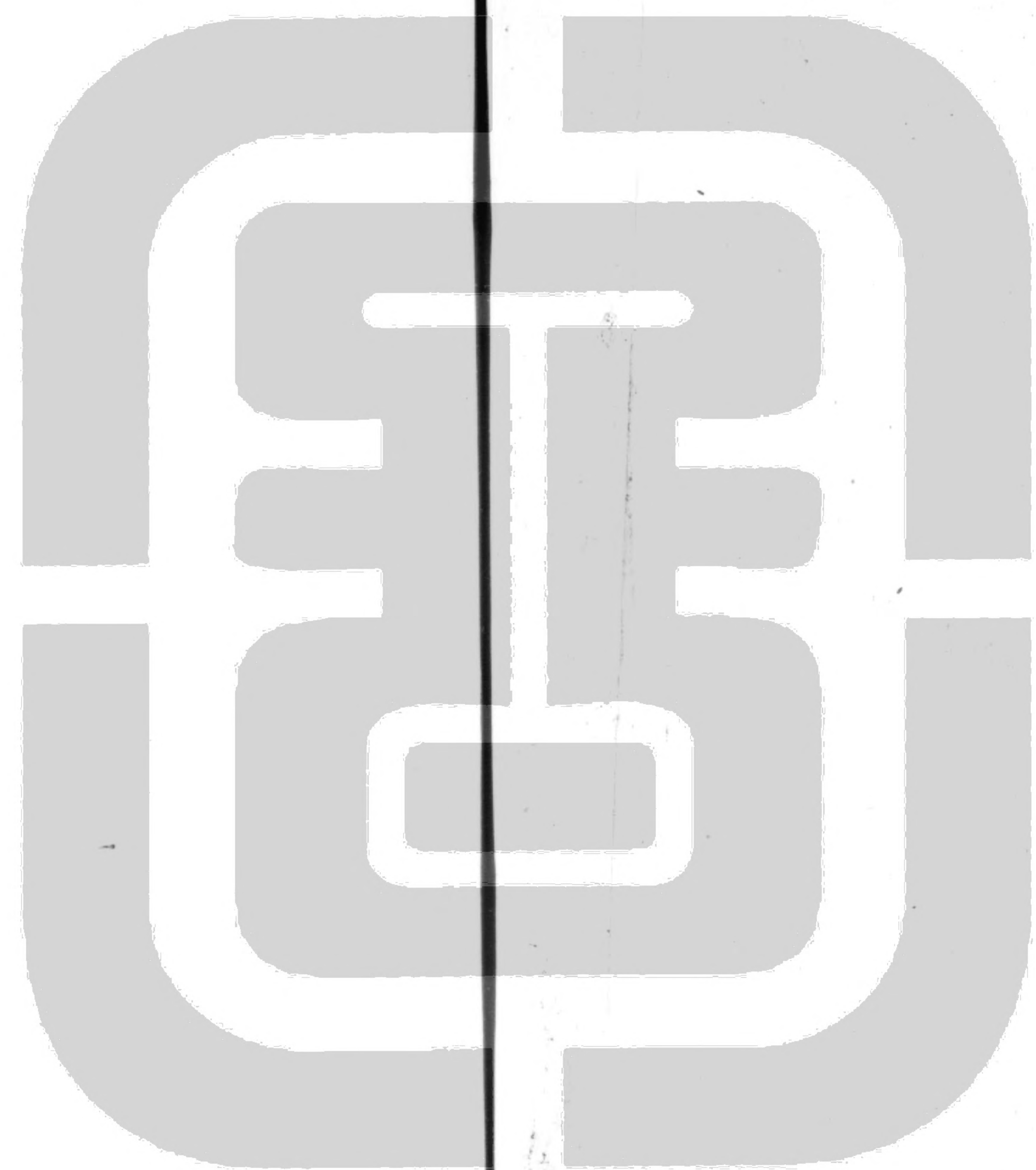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過其名工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
珠璣犀象天下莫不以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
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
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
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
也韓愈心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
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益軻甚尊而
拒揚墨佛老甚嚴以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

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貢有異不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
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
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
若智足以知聖人之計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
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比觀之聖人之道
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不能樂
其安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
山川草木之主也人也白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
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焉近而

舉遠夫聖人之所為一與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
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一足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
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
待人之仁也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
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
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
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計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
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
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
則是孔子不明鬼也愚者之患愚在不能知也喜怒哀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
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
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
喜怒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性用則是相率而為老
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
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
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
謂善學邪



書